

盛大文学
起点中文网
www.qidian.com

插图限量本

鬼吹灯之精绝古城

天下霸唱◎著

『插图限量本』

鬼吹灯●精绝古城

天下霸唱◎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鬼吹灯之一精绝古城/天下霸唱著. —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 2010. 3
ISBN 978-7-5396-3353-4

I. 鬼… II. 天…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40224 号

鬼吹灯之一精绝古城(插图限量本)

天下霸唱 著

出 版 人: 唐 伽

责任编辑: 岑 杰

选题策划: 千喜鹤文化·项竹薇

装帧设计: 柏拉图创意机构

出 版: 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 230071

网 址: www.awpub.com

发 行: 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 刷: 北京尚唐印刷包装有限公司

开 本: 970 × 650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50,000

版 次: 2010 年 5 月第 1 版 2010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6-3353-4

定 价: 30.5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引 子

盗墓不是游览观光，不是吟诗作对，不是描画绣花，不能那样文雅，那样闲庭信步，含情脉脉，那样天地君亲师。盗墓是一门技术，一门进行破坏的技术。古代贵族们建造坟墓的时候，一定是想方设法地防止被盗，故此无所不用其极。在墓中设置种种机关暗器，消息^①埋伏，有巨石、流沙、毒箭、毒虫、陷坑等等数不胜数。到了明代，受到西洋奇技淫巧的影响，一些大墓甚至用到了西洋的八宝转心机关，尤其是清代的帝陵，堪称集数千年防盗技术于一体的杰作。大军阀孙殿英想挖开东陵，用里面的财宝充当军饷，发动大批军队，连挖带炸用了五六天才得手，其坚固程度可想而知。盗墓贼的课题就是千方百计地破解这些机关，进入墓中探宝。不过在现代，比起如何挖开古墓更困难的是寻找古墓，地面上有封土堆和石碑之类明显建筑的大墓早就被人发掘得差不多了，如果要找那些年深日久藏于地下，又没有任何地上标记的古墓，那就需要一定的技术和特殊工具了，铁钎、洛阳铲、竹钉、钻地龙、探阴爪、黑折子等工具应运而生。还有一些高手不依赖工具，有的通过寻找古代文献中的线索寻找古墓，还有极少数的一些人掌握秘术，可以通过解读山川河流的脉象，用看风水的本领找墓穴。我就是属于最后这一类的。我踏遍了各地，其间经历了很多诡异离奇的事件，若是一件件地表白出来，足以让观者惊心，闻者咋舌，毕竟那些龙形虎藏、揭天拔地、倒海翻江的举动，都非比寻常。

这诸般事迹须从我祖父留下来的一本残书《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讲起，这本残书，下半本不知何故被人硬生生地扯了去，只留下这上卷风水秘术篇，书中所述，多半都是解读墓葬的风水格局之类的独门秘术……

① 消息：物体上暗藏的简单的机械装置，一触动就能牵动其他部分。

目 录

引 子

第一章 白纸人和鼠友 1

第二章 《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 6

第三章 大山里的古墓 11

第四章 昆仑不冻泉 28

第五章 火瓢虫 33

第六章 九层妖楼 41

第七章 霸王蝶螭 49

第八章 地震 59

第九章 重逢 64

第十章 大金牙 7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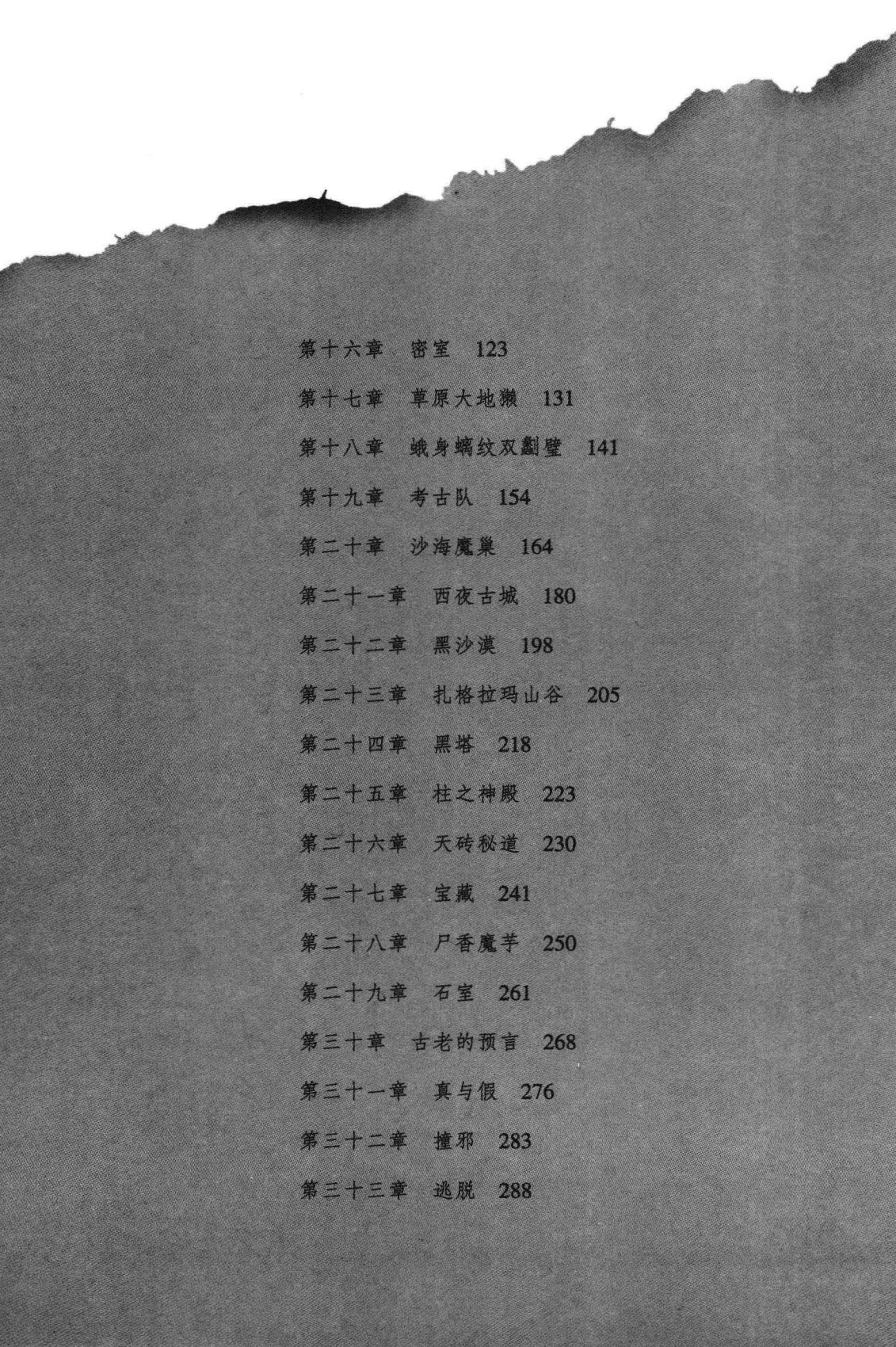
第十一章 黑风口 野人沟 76

第十二章 月沟 87

第十三章 鬼吹灯 96

第十四章 红犼 102

第十五章 关东军地下要塞 109

- 
- 第十六章 密室 123
- 第十七章 草原大地獭 131
- 第十八章 蛾身螭纹双鬃壁 141
- 第十九章 考古队 154
- 第二十章 沙海魔巢 164
- 第二十一章 西夜古城 180
- 第二十二章 黑沙漠 198
- 第二十三章 扎格拉玛山谷 205
- 第二十四章 黑塔 218
- 第二十五章 柱之神殿 223
- 第二十六章 天砖秘道 230
- 第二十七章 宝藏 241
- 第二十八章 尸香魔芋 250
- 第二十九章 石室 261
- 第三十章 古老的预言 268
- 第三十一章 真与假 276
- 第三十二章 撞邪 283
- 第三十三章 逃脱 288

白纸人和鼠友

我的祖父叫胡国华，胡家祖上是十里八乡有名的大地主，最辉煌的时期在城里买了三条胡同相连的四十多间宅子，其间也曾出过一些当官的和经商的，捐过前清的粮台、漕运的帮办。

民谚有云：“富不过三代。”这话是非常有道理的，家里纵然有金山银山，也架不住败家子孙的挥霍。

到了民国年间，传到我祖父这一代就开始家道中落了。先是分了家，胡国华也分到了不少家产，足够衣食无忧地过一辈子，可是他偏偏不肯学好。当然这也和当时的社会环境有关，先是沉迷赌博，后来又抽上了福寿膏（大烟），把万贯家财败了个精光。

胡国华年轻的时候吃喝嫖赌抽五毒俱全，到最后穷得身上连一个大子儿都没有了。人要是犯了烟瘾，就抓心挠肝地无法忍受，但是没钱谁让你抽啊？昔日里有钱的时候，烟馆里的老板伙计见了他都是胡爷长，胡爷短的，招呼得殷勤周到，可是一旦你身无分文了，他们就拿你当臭要饭的，连轰带赶，驱之不及。

人要穷疯了，廉耻道德这些观念就不重要了。胡国华想了个办法，去找舅舅骗点钱。胡国华的舅舅知道他是败家子大烟鬼，平时一文钱都不肯给他，但是这次胡国华骗舅舅说要娶媳妇，让舅舅给凑点钱。

舅舅一听感动得老泪纵横，这个不肖的外甥总算是办件正事，要是娶个贤慧的媳妇好好管管他，收收他的心，说不定日后就能学好了。

于是给他拿了二十块大洋，嘱咐他娶个媳妇好好过日子，千万别再沾染那些福寿膏了，过几天得空，还要亲自去胡国华家看看外甥媳妇。

胡国华鬼主意最多，为了应付舅舅，他回家之后到村里找了个扎纸人纸马（就是烧给死人的那种）的匠人。这个扎纸师傅手艺很高明，只要是

你说得出来的东西，他都能做得惟妙惟肖。

他按要求给胡国华扎了个白纸糊裱的纸女人，又用水彩给纸人画上了眉眼鼻子、衣服头发。在远处一看，嘿，真就跟个活人似的。

胡国华把纸人扛到家里，放在里屋的炕上，用被子把纸人盖了，心里想得挺好，等过几天舅舅来了，就推说我媳妇病了，躺在床上不能见客，让他远远地看一眼就行了。想到得意处，忍不住哼起了小曲，溜达进城抽大烟去了。

没过几天，舅舅就上门了，买了一些花布点心之类的来看外甥媳妇，胡国华就按照预先想好的说辞推脱，说媳妇身体不适，不能见客，让舅舅在门口揭开门帘看了一眼就把门帘放下来了。

舅舅不愿意了，噢，你小子就这么应付你亲娘舅啊？不行，今天必须得见见新媳妇，生病了我掏钱给新媳妇请郎中瞧病。

胡国华就死活拦着不让见，他越拦舅舅越疑心，两下里争执起来，最后阻拦不住，舅舅冲进了里屋，往床上一看，好悬没把老爷子吓死，一张女人的大白脸，还擦着红脸蛋，两眼睁着，直勾勾地盯着天花板——是个

2 纸扎的女人！

这年的春节发生了很多事，胡国华扎个纸人骗他舅舅钱的事情败露了，舅舅生气上火，一病不起，没出三天就撒手归西了。

胡家的亲戚朋友都像防贼似的防着他，别说借给他钱了，就连剩饭都不让他蹭一口。胡国华把家中最后的一对檀木箱子卖了两块银洋，这箱子是他母亲的嫁妆，一直想留个念想，没舍得典当，但是烟瘾发作，也管不了那许多了。用这两块钱买了一小块福寿膏，赶回家中就迫不及待地点上烟泡倒在床上，猛吸了两口，身体轻飘飘的如在云端。

此刻他感觉自己快活似神仙，平日里那些被人瞧不起、辱骂、欺负的遭遇都不重要了。又吸了两口，忽然发现自己的破床上还趴着个黑糊糊的东西，定睛一看，原来床角上趴着一只大老鼠。这老鼠的岁数一定小不了，胡子都变白了，体型跟猫差不多大，它正在旁边吸着胡国华烟枪里冒出的烟雾，好像它也晓得这福寿膏的好处，嗅着鼻子贪婪地享受。

胡国华觉得有趣，对大老鼠说：“你这家伙也有烟瘾？看来跟我是同道中人。”说完自己抽了一口，用嘴向那老鼠喷云吐雾，老鼠好像知道他

没有恶意，也不惧怕他，抬起头来接纳喷向它的烟雾。过了半晌，似乎是过足了瘾，缓缓地爬着离开。

如此数日，这只大老鼠每天都来同胡国华一起吸烟，胡国华到处被人轻贱，周围没有半个朋友，对这只老鼠惺惺相惜颇有好感。有时候老鼠来得晚一点，胡国华就忍着烟瘾等它。

但是好景不常，胡国华家里就剩下一张床和四面墙了，再也没有钱去买烟土。他愁闷无策，叹息地对老鼠说：“老鼠啊老鼠，今天我囊罄粮绝，可再没钱买福寿膏了，恐不能与你常吸此味。”言毕歔歔不已。

老鼠听了他说话，双目炯炯闪烁，若有所思，反身离去。天黑的时候，老鼠叼回来一枚银元放在胡国华枕边，胡国华惊喜交加，连夜就进城买了一块福寿膏，回来后就灯下点烧了，大肆吞吐，和老鼠一起痛快淋漓地吸了个饱。

第二天老鼠又叼来三枚银元，胡国华乐得简直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想起以前念私塾时学的一个典故，就对老鼠说：“知管仲者，鲍叔牙是也。君知我贫寒而厚施于我，真是我的知己啊！如不嫌弃，咱们就结为金兰兄弟。”从此与这只老鼠称兄道弟，呼其为“鼠兄”，饮食与共，一起抽大烟，还在床上给它用棉絮摆了个窝，让老鼠也睡在床上。

3

人鼠相安，不亚于莫逆之交，老鼠每天都出去叼回来银元，少则一二枚，多则三五枚，从此胡国华衣食无忧。多年以后我的祖父回忆起来，总说这段日子是他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就这么过了多半年，胡国华渐渐富裕了起来，但不是有这么句话吗，“发财遇好友，倒霉碰小人”，也该着胡国华是穷命，他就被一个小人给盯上了。

村里有个无赖叫王二杠子，他和胡国华不一样，胡国华至少曾经富裕过，怎么说也当过二十多年的“胡大少爷”，王二杠子就没那么好的命了，从他家祖上八辈算起，都没穿过一条不露腚的裤子。他看胡国华家业败了，幸灾乐祸，有事没事地就对胡国华打骂侮辱，欺负欺负当年的胡大少爷，给自己心里找点平衡。

最近王二杠子觉得很奇怪，胡国华这穷小子也没做什么营生，家里能典当的都典当，他家亲戚也死得差不多了，怎么天天在家抽大烟？他这买烟土的钱都是从哪儿来的？说不定这小子做了贼。我不如悄悄地盯着他，

等他偷东西的时候抓了他扭送到官府，换几块大洋的赏钱也好。

可是盯了一段时间，发现胡国华除了偶尔进城买些粮食和烟土之外，基本上是足不出户，也从不跟任何人来往。越是不知道他的钱怎么来的，王二杠子就越是心痒。

有一天胡国华出去买吃的东西，王二杠子趁机翻墙头进了他家，翻箱倒柜地想找找胡国华究竟有什么秘密。突然发现床上有只大老鼠正在睡觉，王二杠子顺手把老鼠抓起来扔到炉子上正在烧的一壶水里，然后把壶盖压上，心想等胡国华回家喝水，我在旁边看个乐子。

还没等王二杠子出去，胡国华就回来了，正好把他堵到屋里。胡国华一看壶里的大老鼠已经给活活烫死了，顿时红了眼睛，抄起菜刀就砍，王二杠子被砍了十几刀。好在胡国华是个大烟鬼，手上无力，王二杠子虽然中了不少刀，却没受致命伤，他全身是血地逃到保安队求救。保安队的队长是当地一个军阀的亲戚，当时正在请这个军阀喝酒，队长一看这还了得，光天化日之下就持刀行凶，没有王法了吗？赶紧命几个手下把胡国华五花大绑地捆了来。

4 胡国华被押到堂前，保安队长厉声喝问，为何持刀行凶要杀王二杠子？

胡国华泪流满面，抽泣着述说了事情的始末，最后哀叹着说：“想我当初困苦欲死，没有这只老鼠我就活不到今日，不料我一时疏忽竟令鼠兄丧命，它虽非我所杀，却因我而死。九泉之下负此良友，情何以堪？我一人做事一人当，既然砍伤了王二杠子，该杀该罚都听凭发落，只求长官容我回家安葬了我的鼠兄，就是死也瞑目了。”

还没等保安队长发话，旁边那个军阀就感叹不已地对胡国华说道：“他奶奶的，不忘恩是仁，不负心是义，对老鼠尚且如此，何况对人呢？我念你仁义，又看你无依无靠，日后就随我从军做个副官吧。”

枪杆子就是政权，乱世之中，带兵的人说的话就是王法。军阀头子吩咐手下，把那个王二杠子用鞭子抽一顿给胡国华出气，又放了胡国华回家安葬老鼠。胡国华用木盒盛殓了老鼠的尸体，挖个坑埋了，哭了半日，就去投奔了那个军阀头子。

常言说得好：“饿时吃糠甜如蜜，饱时吃蜜都不甜。”人到了穷苦潦倒之时，别人就是给他一碗粥、一块饼也会感恩戴德，何况老鼠送给胡国

华那么多的钱财。当然老鼠的钱也都是偷来的，圣人说渴死不饮盗泉之水，不过那是至圣至贤之人的品德标准，古人尚且难以做到，何况胡国华这样的庸人呢？以前听说在房中吸烟，时间久了屋内的苍蝇老鼠也会上瘾，此言非虚。

《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

从那以后胡国华就当兵了，甚得重用，然而在那个时代，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拉上百十人的队伍就能割据一方，今天你灭了我，明天他又收拾了你，没有几个势力是能长久生存下去的。胡国华所追随的这个军阀势力本来就不大，不出一年就在抢地盘的战斗中被另一路军阀打得七零八落，死的死、逃的逃，提拔胡国华的那位军阀头领也在混战中饮弹身亡。

兵败之后，胡国华跑回了老家。这时他家里的破房子早就塌了，又逃得匆忙，身上没有钱粮，连续两天没吃过饭了，烟瘾又发作起来，无法可想，只好把手枪卖给了土匪，换了一些烟土粮食，以解燃眉之急。

他一寻思，这么下去不是事啊，这点粮食和大烟顶多够支撑三五天的，吃光抽净了之后该怎么办？这时他想起了离家一百多里远的地方有处十三里铺，那里埋了不少达官显贵的墓葬，里面有很多值钱的陪葬品。

此时的胡国华当过兵打过仗，胆子比以前大多了。胡国华在军队里曾经听个老兵油子说过很多盗墓的事，盗墓在民间又叫“倒斗”，能发横财，但是抓着了也是要掉脑袋的，所以他没敢在白天行动，把心一横，在一个毛月亮的晚上点了盏风灯，扛了把铁锹，就去了十三里铺的坟地。

什么是毛月亮？就是天上没云，但是月光却不明亮，很朦胧。当然现代人都知道，这是一种自然现象，学名叫作月晕，表示要变天刮大风了。可是那个年代的农村里谁懂这些科学，有些地方的乡下人就管这种月亮叫长毛毛的月亮，还有人说这种月色昏暗的夜晚，是孤魂野鬼最爱出来转悠的时刻。

等到了地方，他先喝了身上带的半斤烧酒，以壮胆色。这天夜里，月冷星寒，阴风嗖嗖地刮着，坟堆里飘荡着一片片磷火，不时有几声叽叽吱吱的怪鸟叫声响起，手中的风灯忽明忽暗，似乎随时都可能熄灭。

胡国华这时候虽然刚喝了酒，还是被这鬼地方吓得出了一身冷汗，这回可好，那半斤烧刀子算是白喝了，全顺着汗毛孔出去了。

好在这是一片野坟，附近完全没有人烟，大喊大叫也不怕被人听见。胡国华唱了几段山歌给自己壮胆，但是会的歌不多，没唱几句就没词了，干脆唱开了平日里最熟悉的“五更相思调”和“十八摸”。

胡国华硬着头皮战战兢兢地到了这一大片坟地中央。那里竟然有一座无碑的孤坟，在这一片荒坟野地之中，这座坟显得那么与众不同。

这座坟除了没有墓碑之外，更奇怪的是这坟的棺材没在封土堆下面，而是立着插在坟丘上，露出多半截子。棺材很新，锃明瓦亮地走了十八道朱漆，在残月的辉映下，泛着诡异的光芒。

胡国华心中有些嘀咕，这棺材怎么这样摆着？真他娘的怪了，怕是有名堂。不过来都来了，不打开看看岂不是白走这一遭？没钱买吃的饿死是一死，没钱抽大烟犯了瘾憋死也是一死，那还不如让鬼掐死来得痛快！老子这辈子净受窝囊气了，他奶奶的，今天就豁出去了，一条道走到黑。

打定了主意，抡起铁锹把埋着棺材下半截的封土挖开，整个棺材就呈现在了眼前。胡国华是个大烟鬼，体力差，挖了点土已经累得喘作一团。他没急着开棺，坐在地上掏出身上带的福寿膏往鼻子里吸了一点。

大脑受到鸦片的刺激，神经也亢奋了，一咬牙站起身，用铁锹撬开了棺材盖子。里面的尸体赫然是个美女，面目栩栩如生，只是脸上的粉擦得很厚，两边脸蛋子上用红胭脂抹了两大块，在白粉底子的衬托下显得像是贴了两帖红膏药，她身上凤冠霞帔，大红丝绸的吉祥袍，竟然是一身新娘子的装扮。

这具女尸是刚埋进去的，还是埋了一段时间了？这片坟地早就荒废了，最近这些年哪里还有人来？难不成她变成了僵尸？

但此时，胡国华早就顾不上那么多了，他的眼睛里只剩下那棺中女尸身上的首饰，这些金银宝石在风灯的光线下诱人地闪烁着，还有放在她身旁陪葬的那些用红纸包成一筒一筒的银元，并有许多的金条，简直数都数不清。

这回可发了大财了，胡国华伸手就去撸女尸手上佩戴的祖母绿宝石戒指，刚把手伸出去，忽然手腕被人抓住了。胡国华吓了一跳，定睛一看，

抓住他手腕的人，原来是一位风度不凡的长者。

原来胡国华匆匆赶往十三里铺，在途中曾遇到一位姓孙的风水先生，这位孙先生是省里有名的法师，不仅能看风水算命，而且还能掐会算，懂遁甲五行的奇术。

孙先生一见胡国华，就发现他面上隐隐约约笼罩着一层黑气，掐指一算，勃然大怒，这小子是想去挖坟掘墓做那些有损阴德的勾当，如今叫我撞上，便不可不管上一管。于是一路尾随而来。

此时孙先生抓住胡国华的手臂，突然厉声喝道：“我只问你这贼人一句话，你这般作为，便不怕遭天谴吗？”

此言一出，胡国华如遭当头棒喝，急忙跪倒在地，拜求孙先生饶命。

孙先生把他搀扶起来：“你虽然德行败坏，但是并无大过，你须晓得回头是岸。让我救你不难，不过你要先拜我为师，并且戒了烟瘾。”

胡国华听他说要让自己戒掉大烟，那还不如要了自己的小命呢！不过仔细衡量，还是遭报应来得重些。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先求他暂且放我一马，日后趁他不备，我接着吸我的福寿膏去，还怕他发现不成？

8 心中盘算已定，就当场给孙先生磕了八个头，行了拜师之礼。

孙先生见胡国华知错能改，满意地点了点头，再一看被胡国华打开的棺木，里面的女尸栩栩如生，也是大吃了一惊。看来这是片养尸地，这女尸日久定会酿成大祸，须尽早铲除才是。于是吩咐胡国华如此这般，这般如此……

两人合力抬起棺材盖子，用力一推把那棺板合上，取出长钉钉得死死的，又用墨斗在棺材上纵横交错地弹满了墨线。墨线如同围棋棋盘的格子一样形成一张黑色大网，把棺材封得严严实实。

接着让胡国华堆些枯柴，把那口朱漆大棺焚毁。胡国华遵命而行，点了把火将棺材付之一炬，火焰熊熊升腾，一股股的黑烟冒了出来，臭不可闻，最后终于都烧成了一堆灰烬。

胡国华这才想起，那棺中还有许多金银珠宝，跺脚叹息，悔之晚矣，只好搀扶着师傅孙先生，一同到了孙先生家中居住。

此后孙先生用秘方治好了胡国华的烟瘾，传授他一些看风水测字的本领。胡国华在县城里摆个小摊，替人测个字看看相，赚些小钱，娶了个乡下女子为妻。他感念师傅的救命之恩，从此安分守己，好好过起日子来。

然而孙先生有一次偶感风寒，一病不起，没少请郎中，吃了很多药，但是就一直没能痊愈，过了几年就一命归西了。

临终前，孙先生把胡国华召至身前，说道：“你我师徒一场，只是为师并未来得及传授你什么真实本领。我这里有本古书《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此书是残本，只有半卷，是些看风水寻墓穴的小术，你就留在身边做个纪念吧。”说完之后一口气没喘上来，就此与世长辞。

胡国华安葬了师傅，无事之时就研习孙先生留给他的这本残书，日积月累，也窥得些许奥妙，在县里到处给有钱人选墓地佳穴，逐渐有了些名气，家道也慢慢地富裕了起来。

媳妇给胡国华生了个儿子，取名胡云宣，胡云宣在十七岁的时候，到省城的英国教会学校读书，年轻人性格活跃不受拘束，又接触了一些革命思潮的冲击，全身热血沸腾，天天晚上做梦都在参加革命暴动，于是离家出走，投奔了革命圣地延安。

此后胡云宣参了军，一直到建国前，淮海战役之时，已经当上三野六纵的某团团长，渡江战役之后随部队南下，把家也安在了南方。

再后来就有了我，我生的时间很巧，正赶上“八一”建军节，父亲就给我起名叫胡建军，结果上幼儿园的时候一看，一个班里有七八个叫建军的，重名的太多了，于是就给我改了个名“胡八一”。

我祖父胡国华说：“这名改得好，单和（胡）八万一筒。”

在我十八岁的时候，家里受到了冲击，我父母出身不太好，他们两口子都被隔离审查了，祖父也被拉出去当牛鬼蛇神批斗游街。他年岁大了，老胳膊老腿的经不住折腾，没斗两回就去世了。他给别人看了一辈子的风水，为人选墓地，自己临终还是给火葬的。世事就是这么的无常。

我家里一共被抄了三遍，所有值钱的东西都被抄走了，祖父生前喜欢收藏古董，这些古玩不是被砸就是被抄，一件也没保全。最后唯一剩下的就是一本我祖父留下的残书，他让我把书用油布包了藏在公共厕所的房顶上才得以幸免。

文革时的年轻人有三个选择，一是参军，这是最好的去处，一是锻炼人，二是将来转业了能分配工作。其次是留在城里当工人，这也不错，可以赚工资。最倒霉的就是那些没门路，没关系，或者家里受到冲击的，这些年轻人只能上山下乡去插队。

你要说我选第四条路，哪都不去，我就在家待着行不行啊？那也不行，当时没有闲人这么一说，人人都是社会主义的螺丝钉，都有用处。你要在家待着，居委会的、学校的、知青办的就天天走马灯似的来动员你。不过有些人坚持到了最后，就不去插队，你能把我怎么着？最后这样的人也都留在城里还给安排工作了。有的事就是这样，说不清楚，越活越糊涂，永远也不知道规则是什么，而潜规则又不是每个人都明白的。

当时我太年轻，也不知道上山下乡具体是怎么回事，反正我这种家庭出身的想参军是肯定没指望了，留在城里也没人管安排工作，不插队也没别的地方可去。我一想插队就插队吧，我就当是广阔天地炼红心了，反正是离开家，要插就插得越远越好。

我们这里的大部分人都选择去云南新疆插队，我选择了去内蒙，跟我一起的还有我一哥们儿王凯旋，他比平常人白一些，胖一些，所以外号叫“胖子”。

我们插队去的地方叫“岗岗营子”，这地名我以前连听都没听过。坐火车离开家的时候，没人来送我们，比起那些去部队参军的热烈欢送场面，我们这些知青离家的情景有些凄惨悲壮。我随身只带了那本藏在公共厕所房顶的《十六字阴阳风水秘术》，我不知道这是本什么书，只不过这是我家里唯一一样保留下来的东西，我想带在身上，等到想家的时候拿出来看看也好。

大山里的古墓

虽说是内蒙，其实离黑龙江不远，都快到外蒙边境了。居民也以汉族为主，只有少数的满蒙两族。我们这一拨知青总共有六个人，四男两女，一到地方就傻眼了，周围全是绵延起伏的山脉和一望无际的原始森林，出了屯子走上百十里地也看不见半个人影。

这里根本不通公路，更别说通电了，在这地方点个油灯都属于干部待遇了，使手电筒相当于现在住总统套房，在城里完全想象不到。我们当时还以为祖国各地全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呢。

不过那时候也觉得新鲜，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山，好多山里产的东西也是头一次吃到。这附近的山比较富，山货很多，河里还可以捞鱼，倒不愁吃不饱饭。后来回城后听他们去陕西插队的说他们那儿才真叫苦呢，几年里压根儿没见过一粒像样的粮食。

知青的活不太重，因为这地方靠山吃山，农作物种得不多。夏天的晚上我们轮流去田里看庄稼，因为怕被野兽啃了，所以每天晚上得有一两个人在庄稼地里过夜。

山里的庄稼地不像华北平原那样的千里青纱帐，而是东边一块，西边一块，哪儿地平就在哪儿开一块田，所以晚上要经常出去走动。这天夜里正赶上我和胖子搭伴，胖子在草棚里睡觉，我出去转了一圈，一看也没什么事，回去睡觉得了。

快到草棚的时候，我看见不远的地方有一大团圆乎乎的白影。我揉了揉眼睛再仔细看，确实不是看花眼了，但是天太黑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也看不清楚。我那时候不信有鬼，以为是什么动物，于是就捡了条木棍想把它赶跑。

一片漆黑之中一团白花花的物事，而且还在微微晃动，这究竟是什么